



記敵創艦

艦龍雅憶

捷大戰海島門鯪



▲王兆銘當選海軍戰鬥英雄時的戎裝照。(圖/王兆銘)

即使距今已六十四年，往事仍歷歷在目。當年我身為雅龍艦信號下士，參與了名震中外的鯪門島以一抵十海戰，謹就個人記憶所及，略敘如下。

民國四十三年五月十六日，敵軍與南下的大批艦艇占據東磯、高島、鯪門等原是空島的島嶼，我國與美方三十餘名重要情報人員不及撤離，藏身在鯪門島一個位於海水高潮線下的山洞裡，待低潮時才能搶救受困人員；依當時潮汐，要在十七日凌晨一時到達，才能以配置有舷外機的舢舨接駁情報人員出險。

五月十六日晚上七時，被譽為浙海之龍的PC-106雅龍艦，接到太康艦司令劉廣凱將軍電令，率武裝機帆船一艘拖帶舢舨一條，於當晚十時出發深入鯪門島山洞內搶救，並命艦長梁天介上尉，如情況危殆，雅龍艦必須自掀海底門自沉，要有玉碎殉國的準備。

十六日晚上十時，雅龍艦配合慢速機帆船拖帶兩艘舢舨，在晨曦月色下出發，航行經過一江山接近東磯時，雷達幕上發現東磯島旁泊有大型敵艦一艘並有移動跡象，此時太康艦緊急電雅龍艦繞道行駛，但梁天介認為繞道耗時，加上當時為避免暴露船隻位置，奉命禁止發送無線電訊號，無法

▲在鯪門島海戰中以一擋十的雅龍艦。(圖/王兆銘)

發砲射擊，但數十發砲彈無一命中，我艦不還擊，仍維持慢速航行；另一艘敵艦也駛近我艦欲一窺究竟，距離近到差點撞擊上，敵艦士兵還大聲驚呼「同志！同志！小心碰撞！」所幸雙方最後避開，但當時彼此的砲口、槍管都相互瞄準著，戰鬥一觸即發，雅龍艦依然出奇的冷靜。

不覺已凌晨四時許，機帆船以無線電告知，待援情報人員已脫險並全數安抵舟山島。梁艦長聞訊後為之振奮，激起壓抑許久的戰鬥欲望，命令雅龍艦調轉船頭，瞄準距離最近的二艘敵艦開火，對方因猝不及防受到重創。雅龍艦接著右轉駛近另一艘敵艦，命令三吋砲神射手陳志新瞄準敵艦單獨射擊，一發中的，敵艦受創冒煙在海面上打轉，此時天色微熹，敵我分明，海面上所有敵艦都加入戰局向我艦開砲。

雅龍艦在旗艦再三電令催促下以高速返航，不料有兩艘敵艦高速尾隨而來，艦長調整艦艙再令陳志新瞄準射擊，又是彈無虛發，其中一艘敵艦中彈後立即爆炸冒出火焰。這時，昨晚泊於東磯島旁的大型敵艦趕來，以艦上巨砲向我開火，我艦不再戀戰，以最高速返航大陣，向太康艦報到。艦長梁天介率孤艦以一抵十，達成救人任務後，再擊沈敵艦一艘，重創二艘，我艦則無損返航，此役不但提振臺灣的民心士氣，名震中外，艦長也因英勇機智榮獲青天白日勳章，全艦官兵皆為戰鬥英雄。凱旋之日，官兵乘吉普車遊行鬧市，受到臺北各界熱情歡迎，此情此景，終身難忘。

【作者速寫】
王兆銘，政戰學校（今為國防大學政戰學院）四十七年班畢業，海軍總司令部（今為海軍司令部）政二處文宣科前上校科長。

▲在鯪門島海戰中以一擋十的雅龍艦。(圖/王兆銘)

因為歷史的巧合，讓我成為榮民的一份子，這個機緣來自於繼「八一三」之後，另一場關係國家安全的臺灣海戰。

民國四十九年我以臺籍充員兵身分，於新竹第二步兵訓練中心受訓後，又於臺南「三分子」接受砲兵訓練中心第二梯次專業訓練八周後，分發小金門服役，在第三十三師的砲兵連擔任下士計算士，剛到一個多月就遇上「六一七、六一九砲戰」。

適逢美國總統艾森豪訪臺，六月十七日晚間，共軍開始砲擊，砲彈大多落到小金門南邊海灘或海面，示威但不傷人意圖明顯。隔天我利用遠望鏡觀察時，發現共軍火砲在海灘一字排開的異狀，當時我判斷應是一方面展示武力，一方面更動射擊目標，臨



▲彭正雄(中)和太太(右)及女兒(左)是與事業的夥伴。(記者林建榮/攝影)

創業甘苦談
走過烽火的文化人

課，但我考量到書局營運可能受影響而作罷。但苦幹實幹累積的經驗，對日後創業起了很大效益，因為業務內容廣泛，舉凡編輯、校對、印刷、會計、發行等十八般武藝樣樣接觸，甚至我選「進駐」曾國藩嫡系曾孫、國策顧問曾約農府上數個月，專事整理數十箱的「湘鄉曾氏文獻」，因而發現遺失近百年的曾文正(國藩)日記中，所欠缺的兩日日記，名曰《縣縣穆穆室日記》層層疊疊包裹著。在我接觸這些歷史經典時，一股傳承中華文化的使命感油然而生。

民國六十年臺灣退出聯合國，社會瀰漫著不安，我將危機視為轉機，從書局離職，並創立「文史哲出版社」。我的創業目標是出版中國歷史文化經典，相較國際政治情勢瞬息萬變，大中華文化的傳承與宣揚才是永久的，這正是我的使命所在。

因為出版文史哲相關學術書籍，我必須常到「中央圖書館」(今為國家圖書館)研讀古籍，也常向相關學者請益，我不分書籍製作的難易，只要對文化傳承有幫助，不計盈虧全盤接收，憑著這股傻勁和勤勞工作，與對著作出版品的完美追求，完成每一本書的出版發行。

隨著數位時代來臨，我從十五年前起自學電腦，現在產品的電腦排版，

【作者速寫】
彭正雄，民國二十八年生，「文史哲出版社」發行人。(文/陳魏杉採訪整理)

父懷旁橋大瑛箭



▲作者張立何(中)與母親(左)、胞妹(右)於父親張箭前老師逝世四十周年紀念日在銅像前合影。(圖/張立何)

老兵。抗戰勝利後軍隊復員歸鄉，士兵返鄉後找工作相當困難，共產黨乘機擴大叛亂；父親的部隊復員在即，他請假回家探親，到南京下關，剛要登上江輪返回皖中老家時，遇上二位探家鄉的音的老者，父親高興地向探家鄉的老者，老人家以感慨的口吻對父親說：「現在老家變了，你不是不是地主呀？是就更不要回去了。要保命的，還是隨部隊走吧！」爸爸聽了老家人的話，回到原單位，後隨軍來臺。

身為土官長的父親，每逢年節都會遙想老家的親人，卻也不知道何時能重返故里。民國五十年初，父親因病住院，一年後申請退伍，離開部隊後與幾位朋友在萬華開一間腳踏車店，但經營不善倒閉；父親用所剩的積蓄到小學開了福利社，校長見他為人老實、肯上進，又讀過幾年書，鼓勵他再進修，後來父親很幸運的考上了花蓮師訓班。

父親任教後，全力為偏鄉、山地小學教育奉獻心力。剛開始學生上學的意願不高，有的學生買不起書本，也買不起鞋穿，有的索性在家幫農放牛吃草，父親皆一一前往學生家中拜訪，說明受教育的必要，漸漸地學生也都配合到校上學。

回想父親還在的年月，每當太陽爬上山頭，我總是被父親鋸木劈柴的聲音吵醒，在那個年代，小學教師收入相當有限，爸爸總會到河橋上撿拾漂流木，以節省薪柴支出，爸爸也常一邊鋸著木頭，一邊向我與弟妹說著安徽家鄉的陳年舊事，業，軍訓教官中校退伍。

【作者速寫】
張立何，政戰學校（今為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）八十一年班畢業，軍訓教官中校退伍。

我喜歡聽他講老家的故事，雖然那裡是我從沒見過的家，但也是我的故土。

十月，學校剛開學，也是老師們每年最忙的時候，九月底黨納颯風來襲，沖毀花蓮溪上的竹搭便橋，山與國小老師必須涉水過河到校上課；十月六日，父親和往常一樣涉水過河，但他與同校老師鄧玉琪不幸遭大水沖走，永遠回不來了。

爸爸走後，經國先生來家中探視，並安排已哭得六神無主的媽媽到附近學校擔任工友以維持家計，後來「箭瑛大橋」完工，父親與鄧老師的銅像也豎立在一旁山坡上。我現在雖已搬離花蓮，但每年仍會回去緬懷父親，看著橋下的潺潺流水，望著父親殉職時的模樣，感覺爸爸從不曾走遠，就佇立在那裡，永遠站在大家的心裡。